

滿清十三
朝之秘史

清譚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君宜署簽

中華民國五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再版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三版



 滿清十三朝秘史
 清談 全六冊
 定價洋一元四角

編纂者 歐陽紹熙

印刷者 古今圖書局

印刷所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分售處 各埠大書莊

●上海棋盤街●
 ●電話四一三八●

發行所

漢口 開封
 北京 廣州
 長沙

廣益書局

清談卷之十

雜事談

微官末秩之苦况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朱文正之風趣

蒙古狀元

糊塗官

高宗品泉

新算學

馬路

稗事數則

海超勇盜馬

一 二 三 三 三 四 四 五 七

麻狀元

轉菴和尚

鹽梟行劫

紅蘭主人

陸雙全

舒鐵雲和尚太守謠

萃仙丸

季氏之富

徐健庵遺事

小鹿小白牛

大臣微行（二則）

來文端之知人

七

七

八

九

九

九

二

一

二

二

二

一四

父子祖孫宰相

狀元宰相

居官奢儉關係

康熙六巡江浙紀事

行在貢獻

楊重英遺事

尹嘉銓罪案異聞

松苓酒

神樹

門富

查如龍脅平西反正

鐵路輸入中國之始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五

一七

一六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二

金簡

二一

朱文正之迷信

二二

林清案異聞

二三

魏長生

二三

滿人亦有奉永歷圖中興者

二三

丐夫陸晉

二三

碧蘿春茶名始於康熙

二四

西山活佛

二四

岳少保之死

二五

曹杜兩相得謚文正之由

二五

曾文正公軼事

二七

左文襄軼事

二八

諦輝和尚

二八

海甯陳氏安瀾園

二九

漢女不入宮

二九

崑山屠城

三〇

太平天國軼事

三〇

沈百五

三〇

喬道人

三一

巧對

三一

吳六奇

三二

血袍

三四

浙案異聞

三四

張之洞軼事

三五

乞食制府

三五

滿清官吏教科書

三六

華山道人

三六

吳日華待郎賭飯

三六

闕不全

三六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三七

王永康

三八

記文達公遺事四則

三九

遊魚腹之奇聞

四〇

仕途中豪俠風

四〇

曾左友誼始末

四〇

南州逸事

四一

刺史新聞

四一

曾文正爲巨蟒轉生

四三

仕途中炎涼態

四三

方敏恪公軼事

四四

清談卷之十

雜事談

安吳胡懷琛編次

休寧汪翰校閱

微官末秩之苦况

右台仙館筆記云。嘉慶間。有選人謁選得貴州某縣令。挈家赴任。從者頗多。至省會謁大府畢。同僚語之曰。此縣瘠苦異常。萬不可以眷屬往。乃留眷屬於會垣。獨行至郡。見太守。太守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吾處。君便可接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文士必嫻翰墨。暫以奉屈可乎。令自念一官雖瘠。終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縣具車徒。且募一僮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其地不過五六百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共前進。至則積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棘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有土屋數間。其壞墻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詫曰。

豈卽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卽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導之入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內荒塚纍纍。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人穴土瘞之耳。令聞之喪氣。卽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並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徼荒涼。事容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

又云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爲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爲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卑職之稱。宋人已有之。見袁桷

清容集。涂公疑其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笞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爲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眞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喟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卽此君歟。召而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飲助之。乃共釀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爲贐。少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爲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

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偏傳三湘間。稱爲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卽其人歟。方伯涂公。卽今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庸閒齋筆記云。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矜。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鞠一事。不禁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汙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撲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汙秀才衣。法當重責。鄉

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驟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皂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方揮之出。聞者捧腹。

朱文正之風趣

又云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崖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褂。亦付質庫矣。裘笑曰。君生成窮命。夫復何言。我筦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几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手起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裘戲呼曰。捉賊捉賊。文正回顧曰。賊無如是大膽。語涉雙關。二公雅謔如是。

蒙古狀元

庸閒齋筆記云。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滿漢分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糊塗官

庸閒齋筆記云。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卽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

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矐。粵西獠人稱官府曰瞎。噫。矐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竊爲若二君。眞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鷄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爲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爲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高宗品泉

又云。世以揚子江中之泠水。爲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以定玉泉爲第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一泉在浙杭大慈山。唐時始有。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其法以大器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儲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鎔銖。古人溜澠之辨。良有以也。

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新算學

張文襄幕府紀聞云。辜鴻銘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後解職來遊中國。至武昌。適余所譯論語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贈之。伊藤侯謂余曰。聞君素精西學。尙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行於今日之二十世紀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前數千年。其法爲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爲如八也云云。予聞此言。謂辜部郎曰。君今尙不知目今二十世紀數學之改良乎。前數學謂三三如九。今則不然。我借洋欸。三三如九。則變三三如七。俟我還洋欸。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十一。君尙不知此。無怪乎人謂君不識時務也。

馬路

又云有某省某中丞。奉旨辦新政。聞西洋有馬路。即欲仿照舉辦。然又聞外洋